邃雅堂集

遂雅堂集卷之三

歸安姚文田撰

重建歸安縣節孝祠碑記

歸安縣學東南隅舊有節孝祠祀鄉之節婦貞女久而圮邑之人謀是新請於令令曰吾有司事也又告於與祀之家曰吾後人責也遂乃辯告於鄉皆曰癹既逝勸方來舉之善者也則各書出貲如力匠人程圬人會木於㕯瓦於陶灰石涂油百須指顧而集因諏始於某月

某日蕆事於某月某日凡三閱月成室堂戶牖皆具爰置主祠以牲醴於是衆皆曰是當記則以屬文田文田請書於碑曰祠之復自朱某始佽其貲佐其事者爲某某若干人令則王公士昕實有力焉既書又系以銘曰

維昔之祠蕆久而圮牖雨垣風厥草茂止維今之祠室堂締興以享以祀貞魂式憑適此宏規誰肇誰繼縣尹之賢邦人之義有作其謀協心圖終匄貲庀材計晷成功人之好善根荄性始桴發鼓應蒸蒸咸起其祠既新

惟億萬年弗廢弗推以式愚頑
是文既屬草見者以未歸美邑令故用他作又記

瓊州府文昌縣重建學宮記

嘉慶六年十月文田奉
命視學粵東至九年秋蕆事行將以代去而文昌縣學
宮適成諸生葉重輝等來丐文爲記文田學殖淺薄旣
奉職三載無以仰副
簡任顧常念
國家所以建設學校之意凡欲使國之秀民皆進庠序
而沐浴於詩書禮樂之澤及其經明行脩則他日爲良

相爲循吏郎使終老巖穴而猶將薰其德於一鄉如陳仲弓王彥方之所爲者禮讓可興而風俗可厚故政令者古昔盛王御天下之具而學校則其本務也不此之察而僅以是爲仕進之路則悖矣平居與諸生相接未嘗不以斯言反覆敦勸瓊州於粵境僻在海外文昌又其屬邑然舊志稱民俗素朴雅尚詩書往歲涖試時嘗親見之蓋其風氣最爲近古自宋時已建黌舍元明以來地凡四徙入

本朝又一再徙矣頃者以形家言地勢不吉復改建
大成殿於縣署之左偏又建尊經閣明倫堂書院文昌
閣堂廡門楹如制大海環其東瓊山峙其西秀靈所萃
蔚然改觀異日必有偉人傑士出其閒當於斯焉卜之
而文田猶諄諄不置者則以
上之期待甚厚卽下之所以自處者亦不得輕誠使擇
術不誤則人才之興可計日而待昔子路去魯顏子謂
之曰何以處我盍古人於臨別有贈言之義茲將行矣

聊因重輝等之請而申告以學之所由建要願粵人士
咸一聞之也是役也其經始落成月日與凡工料百須
及司事者姓氏重輝等别記之碑陰故不備書

廣州文明門關帝廟碑記代

國家尊事關帝之神以比孔子自京師至於郡縣莫不有廟春秋祀以太牢嘉慶六年始別尊孔子爲聖廟又增祀文昌與關帝廟比祭祀禮秩如一攷文昌爲恒星之名其見於禮經者爲司中司命後世乃以爲梓潼人豈星之精降而爲人歟其說多不可據然靈異數著曩歲白蓮教肆擾蜀中首逆王三槐私禱於神卜所焚掠神紿以潛入成都遂見擒獲

天子以其有德於民故增其祀此近事之可徵者關帝
累代尊封皆以靈應顯頃者博羅會匪倡逆刦人民焚
郡保聞官軍將至首匪陳展四以其所宜竄問兆於神
利西北因入踞羅溪營官軍四面雲合賊寨忽自火軍
從之卽日殄滅此與王三槐事絕相類其並列諸祀典
宜也粵省舊有關帝廟在布政司署東地湫隘不足以
妥神地方官吏謀更之乃擇地於文明門內之西偏其
東偏則建文昌殿夾孔子廟而南於禮制亦皆符合爰

經始於某月日蕆工於某月日時某方奉
命入粤督師尋又攝巡撫事而關帝廟適成某旣喜神
之靈實能爲
聖天子庇佑下民而又嘉斯廟之成非獨地之宜亦禮
之協也遂並舉而書之於石
按漢壽亭侯前人皆稱關侯我　朝列在祀典尊曰
關帝典禮之文宜從今稱非沿俗也南史稱蔣子文
爲蔣帝是古已有此例附論於此

新興縣文昌橋三公祠記

新興縣城東枕大江受南來諸山之水每至秋霖春漲湍流激悍民病於涉舊有橋屢復屢廢明時邑宰王公民順始鳩貲伐石爲梁名之曰文昌以其餘金備後脩葺民甚便顧不能以久萬厯二十一年先八世祖承庵府君實繼王公至下車之日諏民隱析利病一時善政具舉恐斯橋之易圮而金易竭也既增脩之復捐貲益以貯金買田一區入其租爲歲脩費葢數十年之閒民

之賴其利者衆矣　國初邑中有冦患橋遂圮其後屢
脩復然堅緻常不如昔則以閱時久向之田租飽吏胥
橐故脩不以時以至於壞廢乾隆初邑宰劉公芳始大
脩築址易石梁易木清田租之侵漁者籍記之如舊制
其區毀徵額皆載邑志不知何緣復致曠失今
天子御極之七年閩人沈君實善來官斯土與邑紳士
謀是新盡易木以石爲久遠計成之日適余奉
命視學粵東邑中人懷其德於其橋東建三公祠以祀

王公及先府君而生祠沈君以配因來丐文於余又以余巡視高雷諸郡當道出新興求至其處而徵實焉余既瞻拜祠下則諗於其衆曰夏令言十月成梁周官漁人掌爲梁孟子以是爲王政之要今之臨民者或漠然不以措意則未知所施何政也凡事難於慮始有其始之莫或繼之是過之大者也沈君能繼昔人之志亦可謂賢矣哉獨劉公既於斯有功宜亦得從祀余忝先人遺緒又服官是邦是亦當成先志者也爲告於縣清出

其租之舊存者又捐金百付首事增置田爲歲脩用遂

竝書之石以垂永久云

重建姚公祠記

先方伯陳臬江南時所存活至萬千人後爲仇者所陷以死没之日金陵爲之罷市士民哭踊如喪其私親喪歸由金陵道丹陽數百里間攜絮酒設位以祭者趾相接旣又建祠於雞鳴山下而私祀焉文田昔未嘗至金陵末由瞻謁祠下嘉慶己巳歲遇金陵人蔡君觀潮於維揚詢以祠之存否觀潮言山下多叢祠當歸而審視之其後以書來言獨三公祠在中祀先公及前總督諱

麻勒吉河督陳諱鵬年疑爲後人增入者檢閱新修江
寗府志事皆失載又後十年而文田奉
命至江南將以校士親詣先屬朱學博南枝爲之重訪
則三公祠亦無存者爲悵然者久之茲歲七月因科試
再詣學博之門人劉生如騏覓於雞鳴寺中得公木主
詢之寺僧廣度言數年前其師容山見山下敗祠有此
因移寺供奉容山已先沒其祠址皆不能知矣文田既
幸獲瞻拜因以告郡守周君以勳周君蹶然起曰不可

不謀是新於是邑中士大夫聞之皆曰公有德於吾民甚厚斯事宜亟圖則有封編脩伍君光瑜戶部端木君煜庶吉士章君沅吳君繼昌貢士胡君澄諸生汪度等合詞請於學官以達於守周君復以白大府今節相任城孫公撫部昌黎魏公前方伯長白額公皆言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應在祀典郡守今權常鎮通道余君適至亦毅然任興復未兩月而祠遂成其工材皆出余周二君力也初公之宦斯土在順治已亥歲是年六月有

海氛之警自鎮江達安慶無不響應者獨金陵繕守完備因得以決勝其時主事者爲總督郎公廷佐而經畫有方閭閻不擾實公之力爲多方軍興時有居民升高陵望敵爲邏者所得提督哈哈欲以奸細誅之公力爭得不死羊尾黨獄起株連數百人公白諸郎公曰寇在門不可興大獄搖人心郎公然之亦得釋於時風鶴夜驚人多疑貳紳士有宿怨者輒誣之以叛公嚴反坐之律保全無算提督有所縱私人橫行城市中公捕得械

縱之吏卒多私掠被難婦女公親駐江干訪得實召其家還之凡得歸者一千七百人以此大忤提督意鎮江之失事也屬邑皆戒嚴金壇令任體坤先遣諸生虞巽吉等往府求緩兵及丹徒亂民王再興至復造冊令書吏耆民團保等數十八送款先時體坤盡竊庫帑以歸比大吏檄餉無以應則棄城遁幸海上兵敗城得完體坤乃賂邑紳王重袁大受等爲介紹謁巡撫丹陽盡諉投誠事於士民以自掩其逃城之罪重大受等居鄉多

不法諸生頗有沮撓之者至是大受欲盡殺之以洩憤
因疏列多名誣以叛具公揭上諸大吏於是巡按馬勝
聲據以奏
聞下其事總督命公鞫之公拘縣吏李鍾秀一訊具得
實欲薇罪一令餘皆平反大受在粵東時與公有舊先
爲公處置若宜輕若宜重若應辟若應流如主人之命
僕隸然公不從則怒並欲得而甘心焉臬司提令至十
二牌諸紳持之不令赴獄不能結大受復寓書朝貴將

盡傾其同邑之不附已者因郎推刃於公有堂堂憲長甘樹降幟必令新按下手之語御史馮班盡發其姦狀事乃大潰時公以守禦功得遷擢又遘艱歸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升遐大赦案獨關叛逆當勘侍郎葉成格尼滿奉使至蘇體坤厚賄中朝要津導以扳諸紳可脫罪遂盡翻前詞言初投誠時皆由王重等逼勒於是金壇紳衿耆民團保斬艾一空大受亦死體坤以被逼論減絞主其議者一提督也兩侍郎時館提署哈哈因嗾

新按何可化並劾公以史記青管德勝失出二案依律
止鐫級竟歆法得繯首罪聞者傷之實由
聖祖仁皇帝冲齡踐阼是時尚未親政故耳金壇事極
煩瑣今不能具詳姑述其梗概如此先是金陵郡學有
先賢祠祀前後之游宦於是邦者伍君等請附祀其中
然後徐圖擇建時方伯額公親臨致祭謂於禮終未合
因卽相度於其東而營構焉以道光元年九月經始至
十一月落成文田旣幸先人之賴是以不朽而諸君子

能發潛德之幽光於世教實不爲無助也謹詮次而爲

之記是年十二月朔日六世孫男文田譔並書

斗野亭記

揚州在星野爲斗牛之分昔人因於廣陵邵伯鎭西梵行院側創建斗野亭郡志但云熙寧時建而不知果誰之爲也惟孫莘老蘇子瞻子由及秦太虛黃魯直張文潛諸人皆嘗觴詠於此則以是爲一邑之勝蓋鎭上承高寶諸湖積水涵虛菰蒲掩暎朝煙夕霏頃刻變態旣足以供游覽而又得孫蘇諸賢爲重似此亭遂爲必不可廢紹興時鄭忠肅興裔來知是州始移建於郡城迎

恩橋南而亭之地遂改嘉定時崔淸獻與之撫淮復改題曰江淮要津而亭之名且就湮矣元明以來六百餘年未有能復之者兹徐司馬元惠偕其族弟元桐議重建之而鎭西地當水衝舊址不可復用因擇地於鎭東之法華寺側而締搆焉於其成也復鐫孫蘇諸詩於壁非直爲遊憩而已葢前賢之流風遺韻藉是以不墜亦足令至此亭者之興起也會余客游邗上司馬之弟中翰侍御兩君皆余同年生來屬爲之記葢經始於嘉慶

己巳四月朔日至八月乃畢功云

香泉記

京師西直門外三里許曰畏吾邨明少師李文正公墓在焉其所居曰懷麓堂當在城內西偏今不知其處公文章事業彪炳史冊初相孝宗庶政無闕洎武宗童昏敗度公受顧命盡忠匡救閹瑾用事虐燄淫熾公將順彌縫曲全善類當時言者或不之諒然公之心在國家始終不渝視夫一不見用輒毅然去不顧者其爲賢殆不啻過之也後葉凋落祠荒墓夷行路見者每爲傷悼

公本貫湖南其鄉後進謝侍御振定始與學士法式善及某某等謀先修復其墓禁耕牧禦樵采既又於其墓之南建屋數楹置主以祠公顏懷麓用舊名也環其庭植松竹杉檉之屬然地去水絕遠所種樹輒枯萎時侍御方病甚聞之曰是當謀所以生之者乃典質得數十金以屬學士為鑿井井成泉甘而洌以灌溉萎者皆起遠近之貧以汲者且數十家焉未幾侍御謝世衆皆曰是井也實侍御功不可以弗志也侍御又自號薌泉按

文鄰與香音義同即名之曰香泉學士又爲香泉詩以
示歸安姚文田文田曰少師之賢侍御不能忘侍御之
賢諸君子不能忘是皆可以風也遂記之時嘉慶十有
五年六月丁亥日

菊隱記

中翰趙君豸庵以菊隱顏其居屬予爲之記君自通籍至今三十餘年矣其後君而至者躋膴仕據要津或宣猷中外或以故且解組去者至不可勝記而君之官如故君亦若無意進取者故自其職所當爲未嘗不勉勉翼翼求底於無過而止而其他則一不措意中書七品官耳然其署當

闕廷之右昔人稱曰華近其所掌則

天子詔誥制敕之屬於職任尤鉅自大學士而外未嘗有統隸焉則其所處亦甚尊矣君之久居是官而無慕於外殆其中自有所湊擇者歟抑古人有言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倘亦所謂吏隱兼者歟君生平無他嗜而性獨愛菊凡種類絕異者無弗致又能時其燥濕適其寒溫動必與菊性相得及花時視他人獨蓄以碩君則招致朝士之賢者日飲酒賦詩爲樂蓋每歲以爲常君故自言不隱於吏而隱於菊稱所嗜也予獨謂長安

緇塵中車馬馳騖官舍閭閻大都皆困簿書罷犇走而君以秩清事稀獨上與陶靖節陸魯望諸人爲友豈非由所處之地然耶倘君一如躋膴仕據要津者之宣猷中外欲如今日之樂不可得矣予故謂君之中有所決擇也然如君之於菊能時其燥濕適其寒溫事事與菊性相得故極其蕃碩如此苟推此以字人何事不理而甘匿迹於秋花老圃之閒又未嘗不爲君私惜也

屈氏書田記

常熟屈敬山農部捐其封公所授膏火田六百畝爲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上其事於部勒石以垂久遠余聞之而歎曰善哉斯舉乎夫士者四民之首以其行誼爲鄉里矜式即風俗人才皆繫焉要其所以克成爲士則未有不由於學吾見世祿之家功名勢位烜赫一時及其子弟席先人餘緒驕淫怙侈滅禮犯義未幾而陵夷衰微者有矣此無他不學故也然亦有子弟

非甚不肖徒以生齒日盛而先人之遺業瓜剖豆分以至於不能自立其賢者猶知自勉材質下者乃終歲惰游而其家遂亦漸落是故欲後人賢則莫如讀書而欲其能讀書必先使之有所憑藉是即孟子恒產恒心之說也農部之曾大父景州公首創義莊以贍族人伯祖畢節公建安濟堂以養其邑中之貧老而無依者大父司馬公父學博公再增益之農部樂善不勌又捐田六百畝以濟義莊歲用之不足可謂善承先志者矣茲復

置書田如義莊之數吾見以養以教使後之人有所憑藉而皆得自奮於學他日人才蔚起出可以見用於世而處可以淑其鄉人其爲功豈直屈氏一家而已昔范文正置負郭常稔田千畝以濟其族人八百年來支裔幾遍天下亦代有聞人屈氏自景州公以下科名相望由兹以往其世澤正未有艾吾知其歷久而彌光也安濟堂之設沈歸愚宗伯記之義田之舉鄒禮明太史記之余故續爲書田記以志私心所向慕焉

先世隱德記

我姚氏望稱吳興自三國至唐代有聞人見於史籍蓋居此者千五百年然年歲久遠支系莫考八世祖封侍御公作族譜斷自所知者始故以雙橋公爲始祖初居郡城東北姚家埭埭皆姚姓世務農雙橋公生於明宣德時七傳至封廣昌知縣諱讓幼而孤從施姓學生理始徙城中以貿布爲生施翁老而卒無子遂嗣其業有肆在府署東約半里肆樓僅上下二間今尚存方貿布

時有鄉婦攜幼子以一香鑪來易布旣得布去廣昌公拂拭鑪燦然金也度去未遠追至郭門外還之生子一即侍御公諱舜牧萬厯癸酉舉人初官廣東新興知縣又改江西之廣昌遘艱歸聞江西人晏翊岡善青烏術延致之屬相地翊岡言城南金蓋山土脈厚登降上下閱數旬終不能定扦處會天雨就山下民舍暫憩甫入戶見設木主祀廣昌公也駭問之即前返鑪者母尚在子已長矣因具飯款留中坐天已霽日正出射戶翊岡

大聲曰穴乃在此子具詢願以地讓侍御公曰我地可他求安用此爲又匝月其子竟持地券至言屋盡撤已他徙且曰我母子得鑪歸置生產遂能成立此厚德敢忘報耶侍御公感其意酬以金今地理家所稱飛天蜈蚣者是也翊岡既營葬將歸謂侍御公曰公長者以後事相託我惟一子不才我死後必甚困困當來投幸爲我教督留白金一篋付之倘終不才卽相贈無徒佐游蕩貲也後數年子果至言父亡久家日困父存時常言

惟公可依是以來侍御公留與居日訓誡如子弟視其
頗悔悟告以父有金存又知其習父術與入山爲菟裘
計尋得地於城西之金斗山旣穿土下見古塚子言彼
葬淡氣從棺上過當卽乘其上侍御公曰禮豈有乘人
以葬者哉避十餘丈扦之竟得正穴於石中土五色備
兼得古錢一襲其文曰永甯（避改）有言郭璞埋識者永甯
爲晉惠帝年號然錢文紀年自劉宋始竟不知何代物
也侍御公生六子長諱祚端由進士歷陝西道御史至

太僕少卿天啓初以閹黨用事引疾歸弟諱祚重侍御公第五子歷封嶺南道參政家方貴盛足不踐長吏庭性勤愼每夕俟家人全寢必手燈前後視一日至菊舍有偸兒已穴壁入猝遇之惶遽欲遁參政公戒之曰汝無恐有急第告我其人自言鄰家子貧不能自存故爲此參政公曰男兒何不可自勉柰何爲不肖行卽入取白金畀之曰作小生計足自立毋再蹈此矣開戶縱之去始喚家人起塞壁年八十一卒卒之日突有人自外

入哭之慟衆怪問之乃鄉人以負販得小康者因自述前事如此平生置田產終不令人書絕賣字求謚者雖十數至無不應必其人自願書絕然後已故所置先世祀田自明至今皆尚存者以所從來者善也子三長諱延啓官吏科都給事中次諱延著歷任江南全省按察使擢河南右布政使皆順治丁亥進士都諫在諫垣日嘗奏除𥜕牀夢神人以豆麻一升與之曰以此爲報今其後雖無甚顯宦然官丞簿者不絕方伯秉臬江南所

活至萬人爲仇者所陷死事見金陵建祠記中方伯公生子六第三諱淳齋由進士再任湖廣學政授岳常澧道常伏

闕訟父冤其季諱淳恪余高祖也官山東昌樂知縣造士如師邑濱海民苦爲坍没浮糧累力請於上除之履丈鉤稽晝夜不遑息以勞卒官喪歸日奔送者塞道後一年其邑人請入祀名宦右自高祖以上五世凡行誼之大者已具府縣志及當時士大夫所作志傳惟此瑣

事多未及載然故老頗有能言之者往歲余視學嶺南道出新興新興人爲余言侍御公自祀於學外尚有祠三一專祠已就圮一三公祠一五公祠皆存余因至祠下瞻拜焉後余視學河南適昌樂人閻君學淳守彰德因與言我祖曾宰昌樂有惠政閻君曰吾邑志久不修頃正重刊當歸視及檢閱則以歲久事闕載余因取昌樂人顏請祀名宦原案寄視之其首列名即閻君曾祖前太史諱循者也閻君極嘆事會之奇即爲補葺入志

昌樂公生子三長諱德銓贈萬安縣丞次諱德升中書科中書季諱德謙字撝吉自號是山太學生余之曾大父萬安中翰皆無子是山公有三子以分承兩祧故余大父贈翰撰公諱世孝出嗣中翰公後兩公皆以余官侍郎遇

國恩贈光祿大夫是山公沒已八十年大父沒時余生甫一週故行事皆未及見乾隆戊戌歲先府君爲大父營兆至避郁有老翁出問曰若姚姓亦知城中有姚撝

吉平府君曰吾祖也翁何以知之翁言年五六歲時遇大祲死亡者相踵公以舟載錢至各郵散給吾是以識之余宅西有關帝廟歲久圮海防同知沈君琪捐貲重建撤其梁有題名乃雍正四年公所建者邑長老又言大父性仁厚所得先世貲產半以濟周親後遂大困則軼事之不能知者正多矣余承先人遺緒幸得與於朝列所屑屑焉稱述及此者欲使後之人知吾家累世忠厚故得綿延至今我子孫毋恃智巧毋卽澆漓以自

蹶其本根此實余作斯記之意也又叔父諱芸濂以能
畫從富陽董文恭公遊幾三十年後卒於從弟文𧠍林
水驛署平生無他行誼可稱然大母病革時曾刲臂和
藥以進余時方九齡實遇見之仲兄加榮未鄉解前爲
文告於神願減算易一科以慰親望癸卯鄉解後未數
年竟卒此二事無一人知之者余老矣今不言後遂將
無聞故附書之以告後人也

魏忠節孝烈兩先生畫像記

余年二十餘時就昏於魏塘周氏其宅東有忠臣孝子坊卽魏忠節祠也每思一瞻謁焉不果而嚮往之意久而愈深忠節父子行誼炳史册名譽昭天壤雖婦孺猶知之可無論余嘗讀易至三陰浸長其卦爲否聖人繫之詞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至其再進爲坤疑若有陰而无陽矣乃其繇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文言云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

故稱龍焉陽道常盈陰道常乏今陰盛則必與陽爭故戰戰而不勝則見血然則陽固未嘗盡亡所謂道消者特退處不用事耳明至熹宗之世主既童昏臣多煬竈閹豎竊持阿柄至於毒流縉紳禍延宗社斯誠天地晦蒙日月晻沒之秋矣其時楊左魏諸君子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力與之抗者是大易所謂龍戰也黃芝之生獄羣賢隕命忠節一尸至潰爛不可復識見血之象斯其徵歟然而陽之未亡則觀於諸君子猶信余因又思

百卉之生長於春夏其零落也以秋冬然使肅霜降而百昌皆盡則自此天壤遂無物矣乃如松柏之屬卒能挺然自立於冰霜凌厲之辰非亦陽未嘗盡之一端乎獨其秉質之異往往嶔奇磊砢與凡卉之鮮妍而綠縟者其始生即已不同則天之特生是以爲歲寒也忠節自鄉解不肯易一衣旣通籍僅二蒼頭從及入諫垣彈劾不避權貴孝烈奉喪歸勺漿至不入口其苦節至性皆能爲人所不能爲亦天之特生是以爲亂世也嗚呼

世雖亂而人道終不絕於天下可以悟聖人作易教人之意矣余旣心慕忠節之爲人嘗讀其遺集聞孝烈有茅檐集尚未獲之見嘉慶庚辰秋忠節之後人行淏以兩先生畫像來屬題忠節端而毅乃喬柯之多節目者也孝烈肅而清乃寒林之被霜雪者也旣拜手敬觀因記所私論於其冊後

贑縣水灾記

嘉慶五年七月十六日丙申余方使粤道出贑州於時陰霧晝合山雨驟作洶湧澎湃一日夜方息居人驚言水至城門不啓官吏皆乘城望見屋宇雲合蔽空而下箱篋器具牛羊雞狗之屬出沒於洪濤駭浪中至水面亦不復辨民或抱屋號屋隨水駛莫能救日未晡水及城堞江滸數十巨艦突出城上余始至贑時與監司羣吏相見於延客之舍歴階數十級始及堂堂高敞俯旁

舍至此僅見屋翼而已贛城依山爲基城東勢窪下水自門隙入瀦爲池民發瓦去椽以出所蓄余昔見水患之巨未有如此者而生靈之化爲魚鼈卒其父子兄弟以一飽蛟龍之噬殆不能千百數矣旣五日水勢始定竊詢諸吏民皆言水發寧都由陰雨蛟起以致泛濫奔潰余聞禮經有伐蛟之令

高廟時曾

降諭州郡先時掘蛟

聖人之爲民除害慮周以豫如此而州郡奉爲具文以致陷赤子於其魚可嘆也前此六月間行抵桐城時亦以蛟害衝刷民居死者數百人民方埽除崩圮父哭子妻哭夫行路見之以爲傷悼然豈如鱷之害之尤甚耶余既悲生民之戹又惜有司之無以弭患爲意也故記此以告長民者

蕅溪寫眞記

事無論鉅細苟欲其學之遠過乎人則非用力之專且久焉不能輪扁之斲輪也庖丁之解牛也匠石之運斤也技耳而進於道者以其功候極熟故能至於精而有聞於當世繪事以寫眞爲難山水樹石其大小本無定形故可以己意爲之增損飛走之屬有定形矣然類同則形亦同猶可以粗略得之獨至人百態千狀雖極諸萬萬億而未嘗有一同於此欲求其肖苟非用力之深

者固不能從事矣史籍所載如顧愷之陸探微吳道子之倫傳者蓋無幾人前明莆田曾鯨嘗流寓吳與余家先世遺像頗多出鯨手聞先人言無毛髮不曲肖者其他亦不能多覯吾鄉有陳翁者名星字東瑞與先大父外大父交至厚其寫眞不多用染但以數筆鈎合而成亦未嘗對人握管有求者惟與縱談或飲酒博弈既去乃援筆立就神態一一如生蓋其技直輪扁庖丁匠石之流巳向使顧陸復生疑亦未肯多讓乾隆庚戌

歲吾一一母沈夫人見背寫遺影無有似者有言吾一一母極肖一一外大母韓孺人孺人早歲行照乃翁所爲也因得請而撫之果甚肖其精詣可知惜終老鄉隅世遂無能舉其名者余比年求善手不獲茲來澂江乃得蔣溪章君君下筆絕俊快不煩改削而尺度自合所圖形無不神似者予詢之則自九歲始學今四十有一矣筆未嘗一日去手然則其用力誠久以專宜其技之過人遠也余因謂有技如是何不遊大人以成名而甘伏處於

荒江宗寞之濱以自晦其身豈不爲陳翁之續歟君曰吾老母今歲始棄養先時懼遠離無以奉晨昏故不敢違此也余始知君篤行初不在以技自名然不可使世之人莫知之也故竊詮次爲記因錄副一通貽之君名敏常熟人蕅溪其號也

呂覽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攷

爾雅釋天有歲陽歲名之屬三代以前文無可據惟甘石星經敘次最詳頗疑自戰國始有然其所稱月陽如歲亦陽止日月陽止兩見於詩元月稱於國語孟陬著於離騷亦明有攝提之文則其來已久特前史不以系年故後遂無攷耳後世所可知者始於呂覽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之言始皇元年歲在甲寅下距庚申實祇七年讀者據太初元年歲稱丁丑溯而上之遂改始皇元

年爲乙卯因并欲改呂覽之八年爲六年以爲與史漢皆合不知班史實以鄧平麻爲本其所紀如天馬歌之類皆隨其年而傅合之張晏徐廣顏師古等爲之附和實不足爲確據攷淮南王安封於孝文之十六年子長著之史記孟堅仍其舊文計孝文十六年下至太初改元六甲適一周則是年亦當爲丁丑淮南子云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太一卽太歲（上文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知與太歲不異）與班史顯差一

歲班史有引漢志書今不傳其稱高祖之興歲名敦牂太初元年歲名困敦猶可曰此言冬至故稱前歲淮南封於是年四月卽是時尙用亥正亦當爲丙子正月上推始皇元年實爲甲寅而八年之不得改六年斷然明矣高誘注云秦始皇卽位八年也錢氏塘駁乙卯之非以爲始於癸丑其說極當惟據服虔超辰之法則又甚爲繆戾超辰之說起於漢人當時亦未一行安得强先秦以就我法愚謂不韋死於始皇十二年後十五年而

秦有天下不韋著書以前昭襄孝文莊襄世及相繼安得斷自始皇直書曰秦其稱秦者必在莊襄旣滅二周之後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孝文王立卽位後三日卒莊襄王立在位四年六國表分一年入孝文故莊襄僅三年又記昭襄之立在周赧王九年下推赧王五十九年歲在甲辰（後人作乙巳者從漢志改）乃昭襄之五十一年又五年而卒孝文嗣位一年明年爲莊襄元年歲在辛亥紀表皆云是年滅二周置三川郡周本紀亦云王赧五

十九年西周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王赧卒周民遂東亡似是一年中事又云後七載秦莊襄滅東西周今攷韓非子五蠹篇云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是史公所紀中閒尚少一年所謂後七載者當由滅西周計算而莊襄之滅東周乃二年事並非元年紀表皆誤矣西周之滅歲在乙巳（王應麟作丙午亦從漢志）後七載爲壬子東周亦亡其明年癸丑天下始易周而爲秦困學紀聞云壬子秦遷東周君而

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以韓非及王氏之言證之知自癸丑以後乃可書秦而呂覽之文實統莊襄言之矣始皇旣有天下獨尊莊襄爲太上皇亦以易周而秦之所自始也

淮南子云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冬至二字傳寫有譌疑衍冬字下丙子二字刪以高誘注入正文也如原文以甲午屬冬至下距丙子僅四十二日無即立春之理攷漢初沿秦舊用顓頊厤始皇丙戌歲入壬申蔀下迄漢文乙亥凡五十年通大小餘得二百六十二日六時以壬申除之則明年丙子當甲午日申時立春故決知其誤而因甲午一言亦可定孝文十六年之爲丙子矣

史記共和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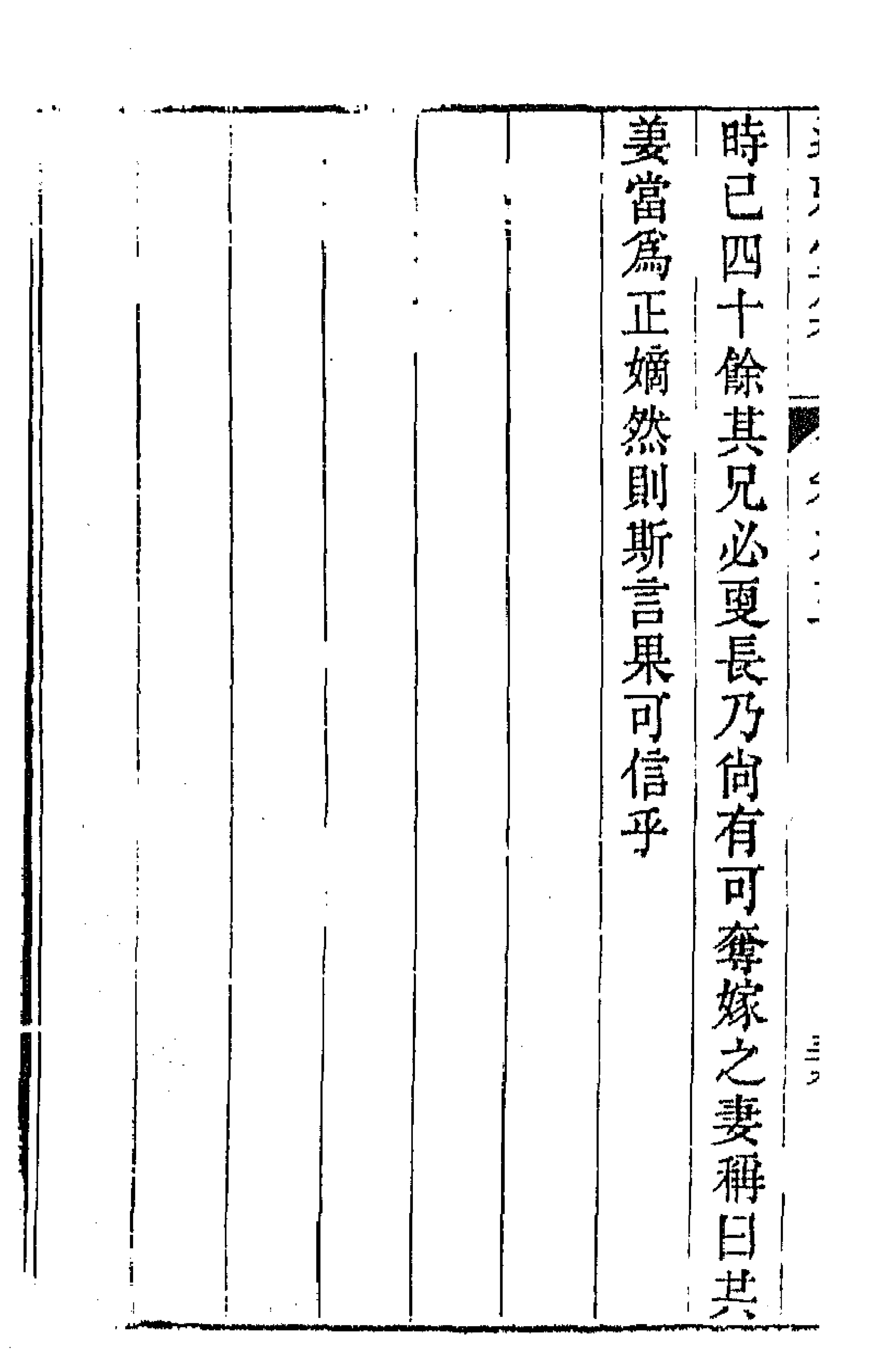
周本紀云厲王出奔于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竹書則云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二說絕異索隱引魯連子云衞州共城縣本周共伯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

子靖為宣王而歸國於衛覩竹書語尤詳焉漢書地理志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孟康曰共伯入為三公者也水經淸水篇注漢高帝封盧罷師為共侯即共伯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遙於共山之上文皆與竹書同按左傳王子朝言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如是周召二公本皆王朝卿士傳不當言釋位是史公之言不足據也共城今衛輝府輝縣淇奧在其境周時實為衛地衛風之言可證當時果別有共

國何以宣王即位之後遂泯沒無聞焉是諸家之言亦不足據也愚謂晉連言歸國於衛足知共之即衛和者武公之名衛本古共國其稱共者殆一如晉稱唐楚稱荊耳狄人之亂戴公東徙共民實從亦一證也衛武公嘗入相於周大雅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其篇第次蕩召旻之前知武公爲王卿士乃正當厲王時卽賓之初筵小序以爲刺幽據抑詩云顛覆失德荒湛於酒二詩必一時作蕩詩亦有天不湎爾以酒之言序以爲召穆公刺厲王作

孔疏據史記年次謂是武公追刺然史記自春秋以前採輯舊聞其言常不可信衛世家云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襲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國人立和是爲武公攷左傳季札言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楚語倚相言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淇奧一篇且極言其德之盛安得有賂士殺兄之事則其紀年有誤更無足異竊疑衆兄之言或亦因共伯和而譌爲二人

耳周時支子而別封者如京城太叔曲沃桓叔之類乃所時有武公以釐侯寵子或先分處於其因得爲周卿士淇奧之詩以作追釐侯卒兄又早世國人乃迎立爲亦未可知史記竹書皆言釐侯卒於宣王十五年上距流彘已二十九年加以武公在位據史言五十五年則年且逾百齡或通相周時計之今並無可攷矣至柏舟詩之共伯別自爲謚不能定其何世序亦但言早死未嘗有自殺之事也箋据史記謂卽僖侯世子武公卽位



時已四十餘其兄必更長乃尚有可奪嫁之妻稱曰其

姜當爲正嫡然則斯言果可信乎

史記厤書攷上

史記厤書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焉逢攝提格者甲寅歲也聚陬古字同畢陬者甲寅月也以漢志攷之其年乃丙子非甲寅以今法推之甲寅歲又無甲寅月於是辨訟不能決吾友汪君萊始據天官書論歲星曰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又曰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東井未宮之宿推知漢元年實在申下距太初元年歲

當在寅三統厤改丙子四分厤改丁丑其說褻矣至於月名畢聚倘不能明也厤術篇索隱曰月值畢及娵訾強解無理愚按萬物出乎震而五運始於木木東方之行也於幹爲甲乙於枝爲寅卯故太皞作甲厤從甲寅始唐一行云顓頊厤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又引洪範傳厤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又云夏厤章蔀紀元皆始立春定

法十九年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每蔀有
大餘三十九日甲寅爲蔀首其第二蔀必始癸巳第三
蔀必始壬申洪範傳言已巳立春乃入第三紀第六蔀
至三紀全畢則仍反於甲寅故其言已巳者溯其始實
亦甲寅周書時訓解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爾雅歲陽
始閼逢歲名始攝提格是歲始甲寅也月陽始於畢月
名始於陬是月始甲寅也淮南子天文訓甲寅元日行
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又云天維建元常以寅始

起大戴禮誥志篇於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節下有月字據史記引乃衍文尚書大傳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樂緯稽耀嘉註其色尚黑以寅爲朔見檀弓疏又日時皆起寅之証楚詞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以寅月寅日爲得正史記云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厤數失序蓋是古法相沿故稽諸往籍所言皆合後世但知十幹十二枝必始甲子六甲之年正月爲丙寅未知所起而厤書之言遂不可曉不知古厤固不如是耳左傳如會于沙隨之歲會于

承匡之歲皆祇系年以事故三代以前有無紀年都不
可攷至呂覽始有歲在涒灘一語然歲陽何屬亦無明
文今稱周秦以上某年爲某干支者皆後人援後以定
前非當時已如此也即鵩鳥賦言單閼天馬詩言執徐
亦只是襲秦之舊厤書言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
周正以十一月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周室微史
不記時疇人子弟分散秦以十月色尚黑然厤度閏餘
未能覩其眞也至今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

而已落下閎運算轉厤然後日辰之數與夏正同子長之言固謂厤法久廢元封以前紀年都不可信史記自序篇先言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又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是其年數與諸家先不同今既測得歲星在丑則歲陰在寅斷自太初元年爲始改用夏正厤起甲寅其年五月始正厤年名焉逢攝提格者謂是年也以正月爲歲首月名畢聚者謂是月也獨日不言甲寅者上文云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六律起於黃鍾位在子月令得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是律厤相應故即從此起算以爲厤本乃當
日緒正之大法天官書所步歲星正所以推得甲寅之
故攷武帝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下距元
封七年冬計八年合大小餘得四十二日則十一月朔
當爲癸亥今作甲子者疑亦當時特改故漢興元年是
何干支並可概置不論其後復有丙子丁丑之紛更實
出於鄧平厤爲三統四分所本據翼奉傳前漢已改丁丑唐都等固
未有此呂覽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下至元封七年歲

當在亥一云八年當作六年則歲在丑子長豈不之知亦以爲此不足據也宣帝時太史令張壽王挾黃帝調厤以非漢厤據蔡邕集則壽王亦稱甲寅元益定法必始甲寅雖壽王亦不能易也邕又謂秦用乙卯此由丁丑逆推而定如以丙子上數則秦厤固亦始甲寅也子長自系厤術甲子篇至七十六年而止乃推衍一蔀以爲成率讀者私記年號於下方後遂羼入正文有謂天漢以後皆褚少孫續者亦是臆說矣大氐史漢年月譌舛尤多如禮樂

志天馬徠一篇指燉煌界外所得馬言當作於元鼎時所云天馬徠出泉水謂生渥洼水中也太一況一篇指伐大宛所得馬言當作於太初時所云霑赤汗沫流赭謂汗血也後漢東平憲王傳有明文二篇志旣顚倒又渥洼出馬紀作元鼎四年志作元狩三年是時尙用秦厤歌云天馬徠執徐時以呂覽推之當是元鼎六年與紀志皆不合如改呂覽八字爲六則元鼎四年爲是武帝紀太初二年正月戊申丞相慶薨今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來歲冬至必是已

巳而立春爲十二月甲寅正月丙不得有戊申殆皆傳寫之誤耳

史記厤書攷中

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天爲動物轉運不停惟其動而不居故積久必不能無小差帝王欽若之道惟有隨時測候與爲變革而已堯命羲和舜在璿璣至夏復有小正之書是也謂立一法而可以上知往古下定將來殆必不然之事後世如唐一行元郭守敬算術極精然其所定厤未數百年而已有變則謂一二千年以前必與吾術符合果可信乎史遷等作太初厤既定之

以日月合之以五星參之以律呂遂自元封七年爲始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起甲子夜半冬至而自
周秦以前不復追記實爲千古卓識三代紀年經文絕
無可攷惟呂覽有歲在涒灘一語則其稱名疑自秦始
然定法必始甲寅故呂不韋作秦厤亦以此爲建首而
漢初因之自始皇甲寅下至漢武元封七年凡得一百
四十二年以六十除之則是年實爲丙子史遷等既定
厤後武帝復徵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更造

於是仍用秦厤紀年亦未免多事矣鄧平厤卽劉歆三統厤所本見徐幹中論史遷等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武帝命鄧平重造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二者皆爲太初厤而其實不同厤書但攝唐都洛下閎而不及平史公親主其事豈有遺忘班志乃敘都閎於平造厤時殆記述有誤然乎不用史遷等所改之甲寅而仍用不韋所定之甲寅則於古法尙未盡變洪範傳曰厤紀始於顓頊上元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已巳晨初朔旦立春推求蔀法當爲甲寅元第三紀之第六蔀何以明之定法由甲寅元起一千五百二十年爲一紀則以甲寅遞除外尙餘

甲寅甲子二十年故第二紀必始甲戌第三紀必始甲午又除五蔀共三百八十年以甲午遞除餘二十年則又爲甲寅歲每蔀大餘三十九日五蔀共一百九十五日以甲寅遞除則立春爲己巳日據漢志夏后厪十四年甲午爲第三紀之始下至商祖乙十九年入第六蔀爲己巳日立春又下至周顯王元年而一元已終顯王二年復從甲寅第一蔀起赧王二十四年庚午歲入癸巳第二蔀秦始皇二十三年丙戌歲入壬申第三蔀漢

武建元二年壬寅歲入辛亥第四蔀下至太初改元當爲己酉日立春史遷等改從甲子夜半冬至起推至次年立春亦是己酉故其法並無出入惟旣仍用秦厤則自乙亥十月已改丙子而次年改元不得不用丁丑然丙子僅三月不能成歲則並其自九月上至正月亦皆改丙子以此遞推而上而始皇元年遂爲乙卯矣復由此而上推並其厤元之甲寅亦爲乙卯矣故蔡邕等遂謂秦用乙卯秦初本用夏正月令昏旦中星尙有可考

始皇二十六年歲在己卯始以十月爲歲首則是年僅有九月令由丙子上推己可無有欠闕然古法實已紊亂甲子爲六旬首已見王莽傳中當是周厤如此後人乃雜入夏厤於是歲時皆始甲子月始丙寅惟日由前代積算則仍用甲寅之舊年月日時終古不能齊一既非夏正又非周正而前聖定法全壞其假擾雖不知自何時要之淆亂實自改丁丑始矣嗚呼安得有聖人出而爲之一正之也紀年之書惟竹書最古漢志商六百

二十九年竹書僅五百九年多漢志一百二十年漢志周八百六十七年竹書僅八百七年多漢志六十年昔人皆以爲劉歆私增據竹書湯元年丙午下距文王之薨凡五百六年自文王之末下距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凡五百十一年與孟子言五百有餘歲皆合又孟子生於周顯王初年上距武王代商六百八十餘年其初游梁時業已稱叟則去齊曰必非壯歲又與所言七百有餘歲合則漢志之夏后厪十四年實當寒浞篡夏

之時後十二年而少康嗣位其以第三紀起算未必非由羲和失職之後取夏正重定之後人因截取巳巳以爲厤元爾惜乎秦炬以後典籍散亡今徒有史記漢志及緯書軼說尚存而其詳遂不可知矣

史記厤書攷下

十有二歲之名在漢時本有兩術周禮馮相氏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字當衍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厤太歲非此也疏謂今厤太歲非此也者以今厤太歲歲星北辰句當傳寫有誤太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太歲者也愚謂賈氏不達樂說之義以服虔跳辰之說當之殊乖鄭旨所謂今厤太歲者即上言斗所建之辰如日與歲星同在星紀必是

建子之月故歲名卽爲子明年歲右行入元枵日與同
次必是建丑之月故歲名卽爲丑此正太初元年日月
五星會於牽牛元起丙子之法葢鄧平厤如此而劉歆
賈逵等皆遵用之樂說自出甘石星經故與鄧平厤術
不同以斗建之辰爲太歲史記未有此文樂說所云歲
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者此正史遷等所定厤法
天官書敘歲星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
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

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歲

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漢志引甘石說大略相同惟云太初在某宿與此歲星所在俱差兩次按是乃劉歆所本之鄧平厤班志故以爲太初後漢志因之其舉歲陰及所出之月正樂說所謂常應太歲月建者是也法以寅月出卽爲寅年卯月出卽爲卯年知古人名歲星者以此元封六年冬至歲星與日會於星紀其出必於次年正月凡言出者皆謂見於東方惟淮南子言與日俱出故其紀月有異則其月爲寅月其年爲寅年故厤書云更以七年爲太初

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文義甚明至其系寅以甲則直以此爲厤元耳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其年當在申太初改元正在寅後世但知守三統術紀筭必起於子而史遷等所定厤無有能舉其略者豈知其遺文固尚有可攷者在哉

漢書律厤志元法攷

余既攷得古厤實始甲寅因憶漢志云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言殊不可曉攷史記厤法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歲周之數以九百四十分爲日周之數以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爲月十二周之數以三百八十三日八百四十七分爲是年有閏月之數十九年爲一章章積二百三十

五月凡六千九百三十九日七百有五分四章爲一部
部積九百四十月凡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無餘分
二十部爲一紀紀積一萬八千八百月凡五十五萬五
千一百八十日以六十甲子除之無餘日三紀凡四千
五百六十年爲一元此定率也置前算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以元法除之餘五十七歲適滿三章其明年十一
月癸亥朔卯時復起四章之首漢初厤法久壞日食常
在於晦或誤置癸亥於前月之盡故朔旦得爲甲子然

史公作厤書自據唐都落下閎等所定密率必不仍沿舊日之誤則漢志之言爲不可信矣檢後漢律厤志注引樂緯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攷王者終始或盡一（一字當衍）其厤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注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其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始知班氏當言四千五百六

十歲然後可名閼逢攝提格蓋上元厤正建於甲寅而今爲復得也乃其餘五十七歲何也曰此三統厤術也自劉歆以九章百七十一歲爲一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大終三終而爲一元故又云以芡歲五十七以推上元泰初歲在庚辰蓋置四千六百一十七以庚辰數之則元封七年十一月爲丙子而正月改元爲丁丑故又云太歲在子也然史記厤法實與歆不同班氏乃強合之厤劉昭後漢補志合倂爲一亦爲班志所厤都等所定爲太初厤劉歆所定名三統

誤

厤書本無距年之數班志妄增亦誤知此則羣疑自皆破矣孟堅於厤法初不甚明如五星聚東井史記自見天官書並不言月漢紀綴於高祖元年十月之下據張蒼傳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然則此十月爲建亥之月日在大火析木之閒金水必不能遠至鶉首亦其譌謬之顯然者也

太學進士題名碑記攷

按進士題名碑錄舊序稱見存橋門外者元三碑爲本朝吳祭酒苑於啟聖祠土中得者明七十六碑始永樂十八年李騏榜訖崇禎十六年楊廷鑑榜其缺者惟萬歷八年崇禎十年兩碑耳又云舊錄無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樂甲申丙戌（永樂無丙戌蓋戊戌之誤）甲辰凡九科因得明貢舉志於錢唐王孫芸家遂增入焉竊疑洪武辛亥爲首科何以獨未舉及又甲辰乃

永樂二十二年巳在李騏榜之後何以此碑轉軼會余擢任祭酒因先遣吏覆檢明代各碑見其首列洪武辛亥一碑而永樂甲辰實鈹心甚異焉暇日至碑下親自覈實始知所謂辛亥碑者乃正德辛巳楊維聰榜以文多漫漶內有洪武辛亥之言遂以爲是其年耳甲辰榜補立於宣德九年因卽列入宣德以後當時撰述者祇憑胥吏之口而初未親檢此致誤之由也又所稱明七十六碑今存者實七十七碑始於永樂十三年陳循榜

竝不始李騏且騏成進士在十六年亦非十八又所鼓兩碑今皆見存萬歷八年張懋脩榜乃天啟三年補立崇禎十年劉同升榜不題年號與立石年月遂以爲無此二碑皆極謬誤大抵前人觀者但以碑後年月爲據今攷癸年立石者永樂乙未宣德癸丑正統丙辰壬戌景泰辛未天順丁丑甲申嘉靖庚戌癸丑己未壬戌乙丑萬歷乙未凡十三碑年久補立者永樂甲辰正統己未成化壬辰甲辰嘉靖己丑壬辰乙未戊戌甲辰丁未

丙辰此碑已全漫漶僅有丙辰二字及後年月可辨隆慶辛未萬歷甲戌丁丑庚辰癸未壬辰癸丑丙辰凡十九碑以此每易致誤又碑石歲久磨滅如成化十一年謝遷榜十七年王華榜今皆僅存十年二字恐閱歲愈久則其文愈不可識所宜急錄之以備攷稽者也

洪武七科

四年吳伯宗榜辛亥　十八年丁顯榜乙丑

二十一年任亨泰榜戊辰　二十四年許觀榜辛未

二十七年張信榜甲戌　三十年陳䢵榜丁丑
三十年六月復廷試韓克忠榜
建文一科
二年胡靖榜庚辰
永樂八科
二年曾棨榜甲申　四年林環榜丙戌
九年蕭時忠榜辛卯　無己丑科
以成祖方北征故
十年馬鐸榜壬辰
以上皆未立石以永樂十八年

方定鼎燕京也陳循李騏二牓未詳先立之由

十三年陳循牓乙未十四年立　十六年李騏牓戊戌

十九年曾鶴齡牓辛丑　二十二年邢寛牓甲辰宣德九年補立

宣德三科

二年馬愉牓丁未　五年林震牓庚戌

八年曹鼐牓癸丑九年立

正統五科

元年周旋榜 丙辰二年立

四年施槃榜 己未八年補立

七年劉儼榜 壬辰八年立

十年商輅榜 乙丑

十三年彭時榜 戊辰

景泰兩科

二年柯潛榜 辛未三年立

五年孫賢榜 甲戌

天順三科

元年黎淳榜 丁丑二年立

四年王一夔榜 庚辰

八年彭敎榜 甲申成化元年立無癸未榜以闈中火改是年八月會試次年三月廷試

成化八科

二年羅倫榜 丙戌　五年張昇榜 己丑

八年吳寬榜 壬辰 十年立　十一年謝遷榜 乙未 碑漶漫作十年

十四年曾彥榜 戊戌　十七年王華榜 辛丑 碑漶漫作十年

二十年李旻榜 甲辰 廿二年立　廿三年費宏榜 丁未

宏治六科

三年錢福榜 庚戌　六年毛澄榜 癸丑

九年朱希周榜 丙辰　十二年倫文敘榜 己未

十五年康海榜 壬戌　十八年顧鼎臣榜 乙丑

正德五科

三年呂柟榜 戊辰　六年楊愼榜 辛未

九年唐臯榜 甲戌　十二年舒芬榜 丁丑

十六年楊維聰榜 辛巳 無庚辰科以武宗南巡改至明年

嘉靖十五科

二年姚淶榜 癸未　五年龔用卿榜 丙戌此碑下半尚明

八年羅洪先榜 己丑十一年立　十一年林大欽榜 壬辰廿一年立

十四年韓應龍榜乙未三十年立

十七年茅瓚榜戊戌廿四年立

二十年沈坤榜辛丑此碑年月全失

二十三年秦鳴雷榜甲辰三十年立

二十六年李春芳榜丁未三十年立

二十九年唐汝楫榜庚戌三十年立

三十二年陳謹榜癸丑卅三年立

三十五年諸大綬榜丙辰三十九年立此碑中間已無一字

三十八年丁士美榜己未三十九年立

四十一年徐時行榜壬戌四十二年立

四十四年范應期榜乙丑四十五年立

隆慶兩科

二年羅萬化榜戊辰　五年張元忭榜辛未萬歷十五年立

萬歷十六科

二年孫繼皋榜甲戌十八年立　五年沈懋學榜丁丑十五年立

八年張懋修榜庚辰天啟三年立　十一年朱國祚榜癸未十八年立

十四年唐文獻榜丙戌無立年月　十七年焦竑榜己丑無立年月

二十年翁正春榜壬辰廿四年立　廿三年朱之蕃榜乙未廿四年立

廿六年趙秉忠榜 戊戌無立年月

廿九年張以誠榜 辛丑無立年月

卅二年楊善繼榜 甲辰無立年月

卅五年黃士俊榜 丁未無立年月

卅八年韓敬榜 庚戌無立年月

四十一年周延儒榜 癸丑天啟三年立

四十四年錢士升榜 丙辰天啟六年立

四十七年莊際昌榜 己未無立年月

天啟兩科

二年文震孟榜 壬戌無立年月

五年余煌榜 乙丑

崇禎七科

元年劉若宰榜 戊辰年月無立　四年陳于泰榜 辛未年月無立

七年劉理順榜 甲戌年月無立　十年劉同升榜 丁丑年月無立

十三年魏藻德榜 庚辰年月無立　十五年史惇榜 壬午年月無立

十六年楊廷鑑榜 癸未此碑無

以上共存七十七碑

金壇十生事略

文田讀先方伯傳載先時金壇某紳有所慽十生欲擠之死上其事御史臺公以其無驗弗坐某因肆爲蜚語撼公遂扼公以死嘗以詢之長者歲久遠多不能詳也門人戴開支頊司鐸金壇言金壇人猶稱頌先方伯不衰因訪諸其故家得金壇公是錄十宦被戮本末二書皆不詳作者姓名公是錄述其事尤詳爲文約萬餘言惜太繁未易得要領故爲撮舉其略以待他日之采擇

者王重者字有三號三山崇禎四年進士官銓曹廣通貨賂鼎遷後家居把持公事寵姦胥爲營窟威福所加道路側目袁大受者字亦文順治三年鄉解第一明年成進士得罪於故相陳名夏爲令征廣欲殺之也定南王孔有德主兵楚粵稱其才授兩廣監軍道數年罷歸陸者[illegible]與重居相鄰一以塞門倚右族一以故宦結新紳兩人者遂淡相比王明試字雍侯本末作庸侯爲人色利不擇[illegible]諸生二十年與大受相狎昵順治八年成進士

授南海令擢兵部主事詔附重自居猶子行與重大受又淡相比曹宗璠號惕咸重同歲進士其子鍾浩字持遠亦進士由縣令改刑部璠見重多爲不義遇公事屢爭執遂與重有隙馮班字丙聞父徵元字善長曹之姻戚也班順治四年進士官御史有鐵面稱爲諸生時文尙險怪督學耿某置末等後耿巡撫甘肅班誣以通虜滅其家初班拜重門下得其力舉賢書登第旣通籍餽遺不至重銜之會湖賊起班居湖濱挈其孥入城避重

方守門僞言门此湖賊當殺又不令由門入縋而上借搜索物色其眷屬班恨之亦與重有隙（本末言重指爲賊屢欲殺之以縣令胡延年言乃止指紳爲賊似非情理故從公是錄）時金壇令任體坤山西人由明經起家其子稱三公子者響馬渠魁也令貪忍視民如讎嗜利如命事必咨三公子然後行其子則以父爲傀儡而提掇之下車後即盡輦庫藏以歸謂恣掊克可計日盈耳甫三日海上兵至郡縣皆戒嚴大吏檄提壇餉令無以應則晝夜哭目盡腫製僧衣冒將遁衆知

之以令雖不才然邑無主誰與守者相率往跪拜乞留

加防護焉此順治十六年六月三日事也後二十日郡

城下操江某既就縛巡撫蔣國柱海防陶鼎銓逸知府

戴可進通判司民雍推官高一階丹徒令趙奮霄防守

副將高謙俱降就職如故滿漢精銳殲夷殆盡提督管

效忠稱驍勇善戰亦莫敢攖其鋒舳艫直達金陵蕪湖

安慶徧布焉金壇既無守兵府中檄絡繹至言歸命稍

後大兵至必盡殄公私洶洶胥小乘間胠篋先掠教官

王之琦一空且加扶復張狀通衢欲逐貪官除衙蠹鋤豪紳而焚其廬衆誼懼之琦素行不飭臨難又不能應變日集邑之薦紳坐明倫堂議保全策凡三日議定遣諸生虞巽吉段高明薛泰來劉鈐于元起王游周羲譚善應八人公給貲閒道詣府求緩兵知府戴可進雖歸順心持兩端時以私情輸下邑諸人至爲代請止兵故壇邑獲全然未嘗納款也時公遣中有數人私具詞言縣令庸劣求別委令聞之大怨本末言諸生爲令所遣之琦因以令從賊上報

據後定案之琦亦以往郡見法知有誆作公是錄者自言與諸紳皆故舊見世俗傳訛故據事直書之其書事皆有月日尤爲可信以下皆從錄載　七月丹徒亂民王再興稱奉命來招撫未入境先張僞示聲言統大兵二千伏近郊有敢抗者戮令懼命丞倅胥役耆團舖戶謁見於東嶽廟館東察院伺應供張甚肅皆令自爲之未嘗謀諸邑紳令託故不出紳亦無一人往者再興求見令不得或告以竊帑事則以盤庫恐之令匿言淡再興無如何大言曰三日後再至無悔乃去令恐甚急造冊鈐巡檢印遣書吏

陳三重本末山仲作

王錫亭許乾陳珊李永安周燦于培德虞誠于員吳鑛范玉吳文球等十二人者民岳可忠朱宏璡楊仲華楊增園保樊耀之吏旭吳用陳達甫老人朱士達虞士理等十八人命縣丞郭國士練兵朱文運率之給資斧如諸生星夜往謁再興衆發後令終不自安虞府之別委而覈其帑也行志藎決邑紳聞其詣縣署會山堂挽留令辭以士民投誠中巡撫似通邑皆叛已不能獨留者遂挈印逃溧陽之九龍山皆三公子意也

撫得報發梁化鳳鎭兵二千來厝之海防陶鼎鉉力止曰胡可信一人言以一邑生靈爲兒戲請率百五十騎往覘之至則紳衿皆郊迎供應犒軍無缺鼎鉉曰吾知是言妄也然不反令懼有變速蹤跡得之可無事往時防兵不入城是日洞啓門令衆騎穿城行以釋撫鎭疑事遂寢鼎鉉既去士民得令强之歸及城令不入曰小兒不肯不得自由衆擁之入王重迓之於東門城樓謂之曰無輕報一人官民皆享無事之福三公子不以爲

然也後數日令復乞邑紳蔣超李銘常及大受明試爲

介謁撫於丹陽超字虎臣順治丁亥第三人及第銘常

字紀功 本末作紀公 順治六年進士官大理評事多行不法

以劣生段友常博徒李白如等爲腹心有八虎五虎之

名鄉里有天上雷公地下紀公之號與大受等同惡相

濟者獨超謙恭樂善時亦與焉令乃盡委咎士民以掩

其逃城罪大受復疏所夙怨爲報復地求幾間金陵大

捷衆紳諠爲令彌縫而令嫁禍士民之心諠肆有于賓

之者先在兵中海上所稱周都督馮道尊者論以王重人望可用賓之列重惡且曰可殺傳者因謂賓之嘗請偏師下壇邑將誅蔣袁王李之梗命者事既平大受恩爲重釋檄縱臾蔣超曰若朝廷侍從臣當赴

闕

上諭戒嚴時作何事若何以對不若以賓之爲奇貨虎臣既有功已亦得慶彈冠矣大受乃稱賓之爲隆武僞大將軍嗾于氏族人自舉首又屬令以必從脅之其長

老曰是赤我族也不應超銘常大受三人復合詞告督
撫詞皆無實令見邑紳舉動若此已爲一邑主不開報
必干後至誅則盡舉前所遣諸生吏役者圍凡三十八
人皆入其中盡書李鍾秀實主其事紳亦與有力焉八
月捕賓之不得拘其二子暨家屬凡二十餘人又大捕
諸人繫妻子未奏報先籍其家無毫髮遺國士文運令
遣以牽衆者並拘守焉國士止一子行乞以饘粥其父
亦納之獄中令庭鞫諸犯諸生虞巽吉等呼曰向者江

干風鶴閭邑震驚唯恐屠戮故諸人奉命冒險行以綢
繆桑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幸獲安全乃委罪以塞
責耶且明倫堂之公遺萬耳萬目誰得掩之令不能荅
衆紳亦憂禍及謀所以脫罪者曩諸生中有嘗預外事
持士大夫之短長者如邑紳納鋪戶賄加典息增鹽價
設柴行納衙蠹賄派馬草料豆諸事諸生輒沮撓之實
皆關生民利病紳甚以爲恨因各舉所知藉宿怨得十
人加以倡議投誠之罪言明倫堂公議時皆秀才爲政

縣官鄉紳一啓口則刃且加於頸其所舉蔡默薛瑞徵薛廷銓于厚生于錫瑞于麟潘樹七人者足未嘗出里閈且有城守功以揭中往郡語無實入當時實行之于元起王游于漢以實之或疑其無據大受曰出鄉紳口即鐵案不須據也謀既定莫爲揭首者方郡破時羣小欲焚明試廬明試避居城外其子之郡城代父投順給示保其家大受謂可以計怵也因以術致公遺之周義給之曰若事發禍不測柰何義曰吾行以公遣何罪大

受怒曰誰議若去勿作此言自速禍義長跪乞援大受
陽爲之策曰學霸某某等欲攻發王雍侯通海事若必
預謀示我稿當脫若罪義實不知畏及禍撰數語付之
而義竟不開報翼日大受招明試出稿示之曰不如先
發可制人明試墮術中毅然爲公揭首郡城收復後邑
紳十二人往府謁謝海防並賀新鎮劉之源即出諸袖
中然惟數人知之同行者多未與聞也時王重以明紳
亦步趨其間有諫止者拒不納外議不能察怨叢於重

聞者咸詬詈焉衆紳必與重償者恐海上事成可倚重自保敗則重且倚諸人慮甚周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衆紳旣揭諸生大吏惑之令復承衆紳旨以劣衿報巡按馬勝聲見之遽以奏

聞

命未下諸被揭家婦孺童僕百餘人持香伐鼓詣城隍廟訟寃乞佑于厚生子績侯及于麟女年尙稚各持巨斧斷指以明無他行道皆爲隕涕大受自誶曰吾固能

殺人也是時波累無算圜扉至不能容撫忕夙嗜殺邑紳有與厚者謀解撫可快所欲且滅口而縣令鄉紳皆妄如太山矣會撫以失機逮事下他吏勝聲與前邑令有連令因之納三千金力庇令衆紳得令賄又曲護之所遣吏陳三重本巨猾在拘囚中得令造冊稿上有令手書清明合造一冊六字兼搜得府藏空竭根株遣人控諸督督郎公廷佐發臬司姚先方伯諱延著鞫之拘李鍾秀一訊盡得縣官逃城委罪士民及邑紳誣陷諸生狀欲

弊罪一令餘人皆平反大受前在粤與司臬有舊語操縱可如意先授以指若宜輕若宜重若應辟若應流如主人之命僕隸然司臬不從始而怒繼而羞必欲得而甘心焉臬提令至十二（本末作三）牌衆紳持之竟不赴令旣輿金歸又不惜重貲營救虧帑至二萬餘會大赦皆編作民欠三重盡得其實兼得交盤冊挾與令抗衆紳患之屈體爲關說三重前亦有侵帑事俾開銷又議金贖前冊稿毀焉蓋三重前恃此爲贖命見獄解謂可無死

故也大受既慽司臬不從已又與曹宗璠有隙其師于穎長字息菴屢規其失亦惡之時明試已任職方大受與王重謀介馮僕致書明試曰吾邑有先朝不死之遺孽舉動皆爲之梗如曹惕咸于息菴本末有李成甫等又堂堂憲長甘心樹投降之幟見從賊者則解縛禮之其意不過恐海孽復然鬨南北走之逕爲藏身三窟耳如此豈堪任事必令新巡按名而下手焉僕至京先白其主班班見封識甚固私發之得賓馮曹故姻戚密告鍾浩次

日故大會賓客令僕以書進明試閱未盡鍾浩在手攫
得之此節以本末較詳從之徧示人曰若等謀殺我父吏垣姚掌
科先方伯見諱延啓憤曰家弟待罪貴鄉不過欲多活幾人耳
而鄉紳恨不剸刃於其腹且中以滅族禍何其忍歟班
本慽重及大受因盡發前後事繕疏草使兵科孫際昌
入告重有族孫王源清以駭名重素不禮之嘗與族人
有爨赴訴其族尊王夢錫夢錫笑其駭亦未嘗坐以是
心常不平每縣令解任源清必往抱足哭示依戀意任

令在逃時匯故智行令以其厚比反而加禮焉源清見他人攻投誠攻通海者效之疏其平昔所不快者冠以八十一齡之親叔王鈐及羣從六七人並重夢錫共一紙非呈非揭造縣堂揮令而密授焉疏中亦指以爲據事下撫按批臬司藍開及推官劉源淥查報時姚司臬以艱歸久矣案重大屢詳未結順治十八年正月

世祖章皇帝升遐大赦是案獨以關叛逆當詳核覆奏

迨四月有蘇州勘獄事

命侍郎葉成格厄滿至蘇結正各案令董賄通要津導以誣扳鄉紳可脫罪遂盡改前詞卽援督山堂乞留事坐王重以逼勒投誠李鍾秀陳三重爲之證挽留非一人則並及段冠江潢史宏謨史承謨及李銘常馮徵元前郭丞子行乞於蔣超之門大受嚴加叱詈至是以郭供並逮大受因公揭首則往北逮明試因源淸片紙則逮夢錫及王氏有名十八下至諸生胥役者圍凡有名者不問輕重俱禁滿城中鋃鐺鎖項者三鐐手足者亦

三不櫛沐無被帳兵校環繞叱咤渡溺不離因所殆與
地獄爲鄰矣質訊時不容置辯惟三木是用不承則加
敲有不勝刑而自誣者冠潢宏謨及明試也有畏刑而
先自承者蓼錫銘常徵元也重被兩夾六十扛責背三
十大受一夾三十扛責背二十承謨一夾俱不承以他
人供皆實重辟枉逮生員于肅祁世基周鴻圖繫兩月
餘周斃於杖于祁各杖四十死而甦方對簿諸人皆辦
已事惟江潢慷慨言曰當郡城傾覆下邑震驚都人士

莫保旦夕故公遺一二不惜命者冒險往府紓禍實爲鉅萬生靈乞命豈曰身謀乃事定之後掩以爲功天地鬼神鑒觀在上其可欺乎天道不爽今日之事宜其及也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始重大受各自陳守東門功承鞫者即折以王再興由東門入是放之入也怨家證之遂至死不知是時城守已弛再興之入令迓之耳衆紳外丞倅廣文諸生胥役耆民團保俱坐往府斬令以逼勒非本謀兼冊用巡司印論減絞王源清之案惟夢錫

以故紳斬餘皆釋王錀子諸生覃刑夾死覃兄啓鏊杖四十流徙兩侍郎初意存省釋提督哈哈必盡殲之羅織之慘雖周來羅吉不是過矣夢錫字錫侯號納吾天啓五年進士官布政使明室遺老一死報國可也冠字文殊號遻覺崇禎十年進士知建寧府瀆字度生崇禎十六年進士爲杭州推官鼎革後皆杜門不一出乃亦不免宏謨順治六年進士授臨安令承謨九年進士爲紹興推官端靜自守竟以冤死重大受平昔無一善狀

不遺餘力攻人之叛而皆坐以叛死報施可謂不爽班因一朝之憤下石他人遂移刃於其父禍報更慘際昌疏奏時班約與同列名後恐被衆詬去之如班不去其名即可援首告例而父亦不死其及此豈非天乎以叛孽故班亦遣戍死戍所方明倫堂會議日宗璠謂親屬自古未有無騎兵能成事者先遁去超至泮宮失足墮溝中乃返故二人不及於難令之初下車也諸生劉鉁夢有事堂下見一虎踞上座毛縷縷皆人姓名己與王

垂並在焉辛丑四月金壇城忽崩坼長五六步濶二尺
塡以土終不能滿先是數十里內河水皆臭腐魚蝦盡
死然則其妖孽固先見矣十官旣被戮臬司藍閏忽顚
變舉動異常走至城隍廟呼曰此事與我無與叩首不
止有滿人摑其面數下乃醒右二書梗概如此其紀公
遣事小有差異後事皆同文田始知陷先方伯者袁大
受也大受方就逮時自謂公議逼勒皆無名必無死法
猶狺狺詈人欲盡置之死烏知刀鋸已隨其後並其垂

白之母而亦自經也孟子曰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天道難欺豈不信哉

從祖咸陽公政續略

鄉先生張公兌和長者也以貢士官酉陽知州嘗道出咸陽知咸陽公政績甚悉嘗與文田言公爲政寬仁簡易勤於事案牘無稽留初下車俗好鬥多訐訟公晨坐堂上辭入輒爲之平理既得實以辭還之卽有宜訊公書小紙令訟者持往傳質無縱胥吏擾害民德之訟亦衰息後有故則相約徑詣公求理辭無所用邑歲徵錢穀皆分遣書役職入常爲民病公至與民約聽其自納

書役校數而已然旣納公簡覈之常有餘公居官科教無所設施而竟內安恬民脩其業暇則與諸生講說經史時相國尹文端公督關中署公上考會爲鄰境鞫盜不能得免官歸邑人攀輿號泣願肖像祀公公謝曰咸父老意厚然縣尹無德不可民又請畫公像公不能拒去則竟設祠而俎豆焉方張公道經咸陽時某月朔也見肆中皆焚香列炬意其風俗固然及詢之皆所以祝公者因具述其前事如此且與之觀祠之所在張公喜

爲書報公而公適易簀矣後張公復經此則祠中香火甚盛民有訟不得直於官者禱之於公無不應嗚呼豈公之靈而又及於是耶文田八九歲時尙得見公容止嚴肅有難犯之色時爲童子心甚憚焉未數年公遽卽世旣聞張公言以不獲久事公爲恨公沒之日戒家人薄喪具無妄立傳誌故行事多軼兹文田所得聞於張公者如此不可使後之人莫之知也謹就其言而次第之公諱世道雍正己酉舉人乾隆丁巳進士其生卒子

系具家譜故不著

先妣沈宜人家傳

嗚呼自我先宜人之沒於今十年矣文田年逮無聞苟竊微祿茲歲荷天子厚恩由中書舍人獲與廷試改官翰林泣念先宜人遭際艱苦當日所以訓後之勤惟冀其稍有成立乃捐棄日早曾不獲親見之悠悠昊天此恨何極會職事稍暇因私輯先宜人行事爲家傳一通不敢一字苟誣行將丐諸

當代有道君子爲之表章焉先宜人沈氏系出贈尚書
諱應登後五傳至監察御史巡視兩廣鹽政諱愷曾以
直諫有聲
聖祖朝侍御生封脩職郎龍泉縣學教諭諱世業內行
脩謹教子弟動作必以禮鄉里有正人之目先宜人其
第四女也年二十一歸吾父大父贊山府君絕憐愛之
後六年大父卽世文田生甫週未及知又七年大母沈
宜人病卒時文田已九齡親見先宜人日夕侍湯藥憂

悴形於顏色旣遘喪一病幾殆所居距外家二里許外大父母老且病先宜人欲往省貪不能具舟輿則倓人定後命文田兄弟扶掖行雞鳴而返如是者數月迨沒哭之淚皆血自是終身常病目吾家本寒素自大父之沒家益落吾父以食指繁貧不能自存遂棄諸生橐筆走四方文田上有兩兄下弟妹各二惟最弱弟尚未生時諸子先後入塾先宜人晨起旣盥櫛手箴綫當戶坐命諸子各執經侍口授耳提無寒暑廢輟及文田等習

爲時文始延宿儒閔頁舟先生爲之師師夜誦常達旦
供役一老嫗輒先睡先宜人伺漏三下具饍茗親奉師
未嘗敢就枕師感動謂盡力文田兄弟之猶得與於士
林者以此其後遭歲歉益貧困或嚴寒猶衣葛長夏至
終日不一食貸諸鄰得數溢米以爲粥先宜人盡挹粒
與諸子而自啜其餘終窶之歎聞者傷之然先宜人所
以訓諸子者不稍懈嘗言士貧無行他日或至放僻邪
侈皆在此矣惟勤學可以免文田至今猶謹識之文田

兄弟幼時有親串願締姻既請於大母矣先宜人白大母曰諸子也才後不患無偶不才毋以困憊貽他人累願姑待之自文田兄弟稍長室中未嘗蓄一婢或問之曰若等幼稺則無用可用必漸長矣予子多又年與鈞懼有不慎重予過其慮患之遠如此方家甚貧時所居道南有老屋二楹或言鬻之尚可禦窮乏先宜人謝曰頃雖貧吾諸子當有興者將留此為建坊地耳今幸斯言獲驗而先宜人已不及見也悲夫悲夫先宜人生於

雍正癸丑正月初九日卒於乾隆庚戌二月初八日年五十有八以文田官中書累贈安人游蒙

國恩再贈宜人子六人長加穎季加果並邑諸生次加榮乾隆癸卯科本省鄉試舉人充覺羅官學教習皆先卒幼子加榻亦早殤今惟文田及第四子文闓存女二人孫八人女孫四人嗚呼先宜人幼稟軌訓讀詩書通識大義故能遭時艱屯動不違禮吾父旣終歲客游惼惼諸弱息惟先宜人出入是賴辛勤教養以至於成人

蓋生平精力皆盡於是故年未六十面焦枯髮盡白文田於己酉膺鄉薦未數月而先宜人猝見背其後雖竊微官獲升斗曾不得盡一日之養每念及之肝腸摧裂常恐一旦遂塡溝壑則先宜人之行事且沒而不彰故亟述梗槩如右世之君子有哀其志而采擇之者則文田雖死不朽矣嘉慶己未七月男文田謹撰

武功縣知縣周公家傳

公諱鼎樞字凝甫一字榆所世居浙江嘉善之中埭祖全錫始徙居邑城生子三翼洙衢州府學教授澧翰林院編脩既濟慈谿縣學教諭翼洙子二長即公次升桓翰林院侍講歷廣西分守桂平梧鬱驛鹽道先是乾隆十五年教授編脩兄弟同歲解明年編脩捷禮部第一即以

廷試第三人及第又明年爲壬申

恩科編脩子震榮舉於鄉癸酉公與弟分道又同歲舉甲戌教授分道父子成進士五年之中得雋相繼一時言科名者稱嘉善周氏公年二十三登賢書甲戌丙戌僅再試禮部丁丑奉教授公諱庚辰癸未皆已至京師會遭大父母喪公以冢孫持重未及試踉蹌南歸丙戌下第後大挑入二等例得學職不赴充景山官學教習滿引

見仍以教職用公自知數奇門多通籍而己獨頻數跣

跌自此遂無意進取矣後數年補孝豐縣學訓導時詩
浦徐公恕總藩兩浙檄監省會書院事庚子
高宗南巡公承葺天竺志又總典文翰書籍以勞薦明
年謁選得桐柏知縣尋調陝西武功縣知縣初公僅一
子以烜公幾其早成所以篤飭之過亟以烜資不甚下
然稟弱久之得咯血疾公之需次京師也以烜舊疾作
遂殤家人輩秘不以告及之官武功有舊奴陸姓者往
投冀收錄輒以情輸時公已病羸聞信號慟見血後二

十餘日亦卒距到官裁五十日而已公學識閎達論時事能切中利病詩文典贍詳整富陽董文恪新建裘文達兩公嘗亟稱之尤工書分道以書名擅一時至於小楷自謂不及也然蹶於一第及爲令復不竟其施公音斷每不能疾言術者謂公屢躓以此然則相固非無有歟公既無子以分道子以照爲後有女曰瑤適歸安姚文田生而端惠讀書能曉大義公燮之邑故多世族問名者踵相接公不應後見文田所爲詩文於王太史增

所遽以女字之衆詫曰若止一女又端好乃與貧寠子及文田幸竊科名入仕版又嘖嘖稱公爲知人公配陳封孺人處士唐女恭順柔明後公十年卒處士於學無所不窺不屑事科舉業有三子不能世其家諸女各得其一長長女字武林沈者善書而孺人善琴公生於雍正九年十一月廿二日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一從葬於教授公許家濱之兆以孺人合焉

論曰士之遇不遇皆天爲之曷嘗由其材哉以公之門蔭學業而未一竟其志可以知之矣然則苟竊富貴亦奚足爲輕重而論者斤斤以是爲觀人之得失不已末乎

檝師沈公家傳

先大父之沒也已五十餘年童子時所與校試者文田知二人焉曰繡園張公檝師沈公二公者皆以乾隆改元舉於鄉張公後牧酉陽有循吏聲老而歸文田猶數見之沈公則以才望凌轢一時然再應禮部試不遇遽遘奇疾卒時論惜之公之沒且六十餘年矣其子鼎生文田表叔也來屬爲之補傳誼不可辭沈氏於吾郡爲右族自膽尚書諱應登數傳至右贊善諱三會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諱涵兄弟並以文學侍從受
仁廟特達之知贊善子諱樹本康熙壬辰廷試第二人
授翰林院編脩生子諱棨仁亦以編脩歷任廣東學政
三世並入詞館人以爲榮公諱榮儁字嗛之號櫼師郎
贊善孫貢士諱楷世子也貢士病且革公刲左臂和藥
進之及喪能盡哀以孝聞早負異稟讀書數行俱下六
歲學爲詩輒驚其長者稍長受時藝於淳安方公棨如
吳縣楊公繩武究心根柢之學爲文章甚有法度學使

帥公念祖極沓賞之以博學鴻詞薦未赴即登賢書有弟榮簡亦以能文名於時稱才人者必言二沈詩以義山爲宗然亦自有家法時編脩公早致仕倡詩壇於鄉里一時羣彥畢集大率皆宗尚蘇陸故公詩頗有似者經義則堅湥精密下一字具有來歷莊必偶騷韓必儷柳此法在前人不甚重自何屺瞻焯發之而淳安方氏爲之和其後杭堇浦世駿蔡應山書紳及家從祖汝金皆守其說然公文精實處實能上追正嘉蓋又私淑安

溪而不以是爲擅場也公再斥禮部歸窮且病在牀蓐數年枕席閒常置筆硯日塗乙詩文不去手其道之工也宜哉文田獨怪以公之篤行績學而使之終不得志以死又降年不永則未知天之所以處之者何意也公生於康熙丁亥某月日卒於乾隆丙寅某月日得年僅四十所撰宗經集久行世他未刻者尚多竹翠溪館詩集有長洲沈宗伯德潛及沈椒園廷芳桑弢甫調元點定本文田校讀一周將交弟付梓方公試童子時與先

大父同受知於邑侯新建裘公思芹及丙辰領鄉解先
大父列房薦不售又同出閩人黃公敬谷門下故兩人
誼至厚張公名兌和其沒也文田既爲書其墓碣玆復
撰次公行事雖不文倘亦先人之意也乎

山東按察使朱君妻章淑人傳

淑人章氏歸安人世居城南之荻岡祖適成例贈文林郎福建大田縣知縣父茂春例贈承德郎山東東昌府上河通判淑人世藉華膴能肅而儉無纖毫驕泆之習承德公夔之爲擇對適長興朱氏即今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朱君楝妻也年十八于歸逮事祖姑敬奉尊章色養蒸蒸動無違禮通議起家農部出守廉州又移廣州擢南韶連兵備道歷貴州河南山東按察使淑人初

從宦於京師黽勉有無內職不廢及通議之官粵東所
至皆海疆劇郡案牘煩猥至常廢食寢家政一由淑人
經畫秩如內外戚肅嘉慶九年夏通議將入
覲於朝始以淑人歸長興其明年遂沒於家淑人善事
族黨無不得其宜通議兄弟久異居祿入輒爲之分潤
嘗爲兩女子子飭奩具既思兩小姑猶未儲備卽盡徹
與之遇婢妾以恩卽有過善導之未嘗施箠楚處事明
敏有決斷通議在廣州時有兩舟人被酒鬥一傷頸墮

水中地濱海求尸未得犯證皆辭服行定獄矣淑人聞之曰事未可知益緩諸後傷者果泅水得生創瘉乃自投其有識如此淑人生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卒嘉慶十年十月初七日年四十有八子五聯元登科愿保九如德輝今惟最幼子德輝存餘皆殤女六人自通議服官後凡遇

國家大事皆得

推恩妻由安人歷封恭人又例贈淑人余於丁卯秋恭

奉

簡命典山左鄉試旣蕆事通議以淑人行實來乞作傳

余於章朱兩家皆有連故爲撰次之

藍孺人傳

孺人藍氏河南鄭州人適偃師柳太史淢爲繼室太史以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歸原班充實錄館謄錄丁母憂哀毀致疾先是室張孺人早沒太史父緜展爲續聘布政使經歷藍彬女即孺人也服闋昏有期而太史病已殆將緩之孺人請於父願歸侍疾或勸之曰病革矣女子許字未行義可以無往孺人曰吾身已許柳郎不往將安歸乎父嘉其義遣之至則太

史愈困劣不能成夫婦禮孺人衣不解帶日夕侍湯藥後四十餘日太史卒孺人視飯含畢以身殉者數皆賴家人救得免其後常伺守之藍父傷孺人獨居屢諭之歸寧卒不歸或日一食或竟日不食有以食勸者泣不應後年餘竟以餓死時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也距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年十有九偃師令武君聞之曰嗚呼若孺人可謂大節不奪者矣方太史寢疾時孺人即不往於義未悖往而必身殉至千百

折不悔此以視倉卒就義者其節烈爲倍難也來請於余爲傳示後柳家人無能文者故紀行事多不詳今從述其死節本末已足以風世矣武君名肅岐山人字偃師有慈惠聲亦今之好義士也

嚴妾江氏傳

洞庭山人嚴某者年五十無子取妾李又取妾江江尤少而豔嚴嬖之甚未數年嚴卒李與江皆無子嚴族人因召其母兄給衣貲遣之李被髮號慟墜伏棺不肎起江流涕再拜去於是族人咸重李而薄江乞李貲爲多及江出依兄以居兄故負販子喜江歸將以致重幣有富商某聞其美卽厚貲聘江聞之謂其兄曰吾身已屬嚴矣婦人義不二適吾所以歸者以嚴族無依倚耳兄

柰何爲不義因泣縱橫下兄感動亦不忍奪謝而去江
毀容止日紡績佐兄食後數年卒於是嚴族人聞之皆
歎以爲賢李歸或言其遂嫁云

姚文田曰余聞江出自委巷未嘗涉詩書遂能遭時顛
沛不隳節行其資性過人遠矣兄能不奪以成其志亦
庶幾知徙義者哉

此事余聞之其鄉人後見張訥甫學博云李實亦不
嫁惜不能舉其詳故記以俟考不可使貞婦之蒙此

不韙也嘉慶辛未正月十九日書

題紅蕉閣主人遺照

紅蕉閣者予室周夫人所居也夫人諱瑤字蘭嶼一字蕖卿嘉善人武功令諱鼎樞女母陳孺人夫人生而姿質端麗德性溫粹武功公絕憐愛之教以書能通曉大義周氏故世族一門羣從方貴盛又豔聞夫人名求昏者踵至皆不當武功公意乾隆戊戌歲會稽王方川先生來主講湖州之愛山書院見予文亟稱賞會武功公屬擇對出予文示之武功公喜甚歸以語陳孺人陳孺

人亦喜或言如大貧何陳孺人僞爲甥女相攸者私詢諸夫人曰頃人來爲丁姊議親一能文而貧一不學而富二者宜何擇夫人荅曰能讀書者佳耳事遂定及來歸食貧處約安之如素事舅姑處娣姒言動必以禮予久躓場屋恒終夜攻文史夫人手箴黹一鐙相對未嘗先息甲寅予官中書後二年挈眷至京師祿入薄不能澹數口夫人黽勉揩持倍諠艱困迨予成進士入翰林家

天子厚恩數任使歲入差厚辛酉從子於粵東乙丑還

京庚午又從子於大梁時已爲兩兒娶婦婦皆賢能承

意指代操作自是夫人始稍安矣生子二女一每產輒

大病幾殆後病喉醫者過投苦寒遂斷孕又患癧浸淫

幾二十年蓋積勞所致也性寬和平居無盛喜暴怒故

體雖弱而中不傷年踰六十容貌如四十許人茲歲九

月子奉

恩命視學江蘇眷屬先期由水程南下長婦惲以產後

勞頓登舟之次日倉卒化去夫人既大驚又惜婦之賢而年不永也哀痛攖心未幾遂遘疾竟以十月廿七日沒於濟寧舟次嗚呼傷哉予行次寶應之界首猝得凶問五中摧裂憶夫人嘗言伉儷相處人之常情獨我兩人四十年來未嘗有一言忤殆人所難能後身事安可知願百年相保而已何圖中道變生斯言竟不克踐也昔趙文敏於夫人管之沒痛至幾不欲生自念貧苦相依諸艱備歷今欻焉分背曾不獲訣別一言老懷何以

堪此既命兒孫輩扶櫬旋里檢行篋有少時所繪行照因書此以志悼夫人初歸予學爲小詩甚清麗嘗有寄予詩云凉月半輪秋披襟獨倚樓銀河水清淺脉脉望牽牛又荅予渡太湖寄內詩云巳聞黃葉下秋波兩地離愁誰較多願得由湖歸賜日爲君親手織漁蓑後困於家計不復作遺稿亦遂散失可惜也嘉慶己卯十二月朔日姚文田手題

長婦惲常州人太學生敳女四齡失母育於伯父瑞

金令諱敬者遂爲瑞金公女瑞金與先仲兄鄉舉同年予因與交甚厚兩家締姻所由來也婦歸予家十七年視舅姑如父母視叔娣如弟妹秉德淑順殆由性成寬而儉文而有禮子女讀書皆其親授予與幼孫縱言及之幼孫泫然流涕予亦不禁老淚縱橫舉室默然無不掩泣者知夫人摯愛非偶然也越一日

又書

兩女孫哀辭

往歲冢婦僤之喪女孫阿宜方十齡次阿艮纔七齡耳哭奠拜跪哀痛如成人子見之慘然以悲迨聞其誦木蘭焦仲卿詩及白太傅琵琶行長恨歌新樂府諸作兩人爭背誦如瓶之瀉水不譌一字皆其母親授者則又悲不自勝明年阿艮病痢藥寒溫雜投無效晝夜數十起予中夜往視必諄諄言公且休吾病無患既革其父方卧病謂乳媼吾欲視爹去媼勸止不能得歸促衣履

畢遽化去其孝於親蓋天性然欲一見爲永訣耳予之悲乃彌甚矣閒歲阿宜亦病病名爛喉痧醫不能辨予時校士海陵挈眷以行宣先詣京師家人倉卒無主持者阿宜未數日遂殤兩女孫性皆聰慧阿宜尤和順母病時終夜守侍自稍解事未嘗與人有違言豐頤法不當夭折乃及此其命也歟予行能無狀德不足庇後天降之罰夫復何言前旣以阿艮櫬祔冢婦殯宮茲復令阿宜歸從其母居於其行也悲來塡膺作此以抒哀焉